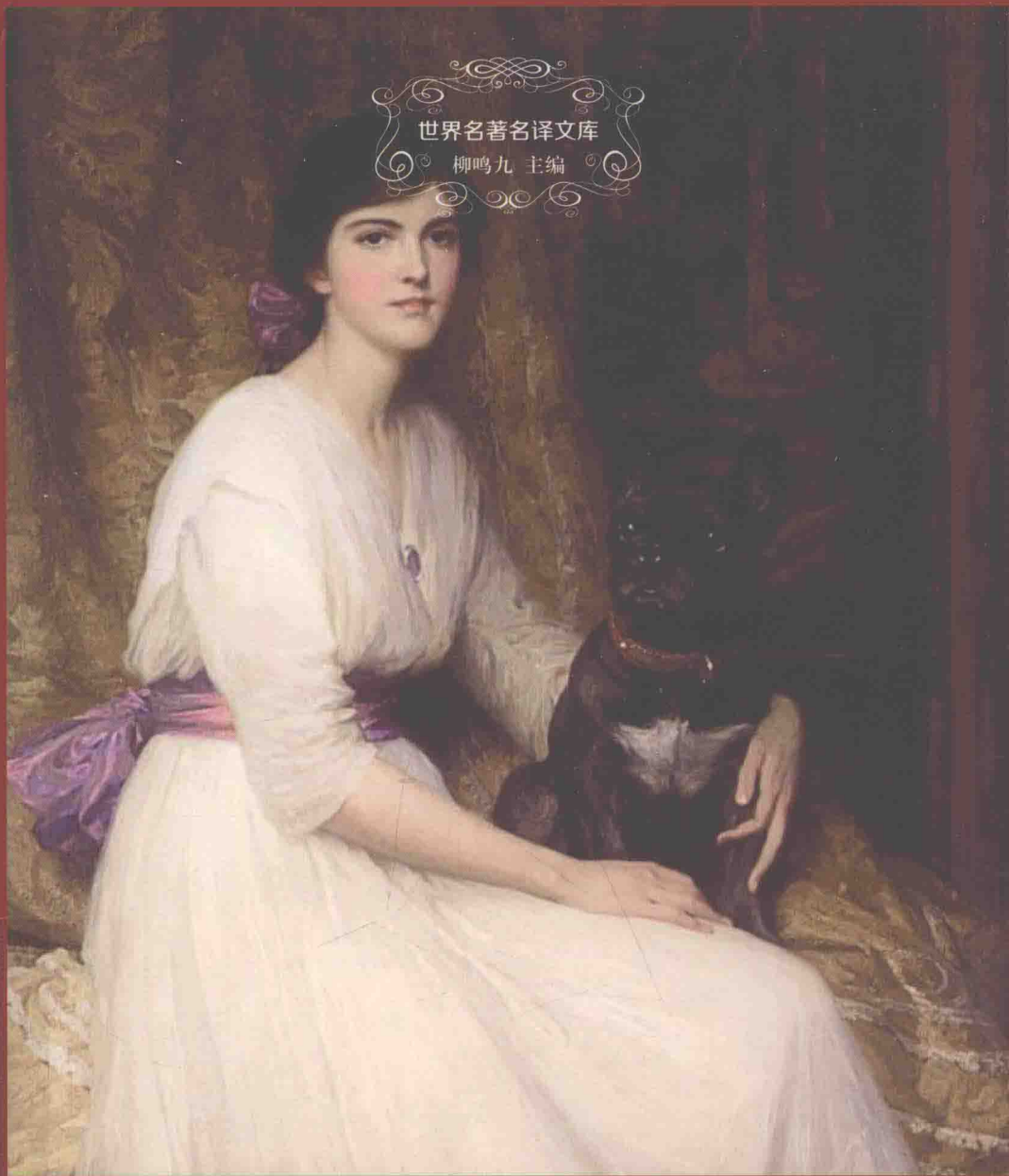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冈察洛夫集 03 李辉凡 编选

悬崖下

〔俄罗斯〕冈察洛夫 著 严永兴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冈察洛夫集 李辉凡 编选

悬崖下

[俄罗斯] 冈察洛夫 著 严永兴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悬崖 / (俄罗斯) 冈察洛夫著; 严永兴译.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11

ISBN 978-7-5426-5271-3

I. ①悬… II. ①冈… ②严…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7536 号

悬崖

著 者 / [俄罗斯] 冈察洛夫

译 者 / 严永兴

总 策 划 / 贺鹏飞

策 划 / 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耿江秀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554 千字

印 张 / 56.25

ISBN 978-7-5426-5271-3/I · 1054

定 价: 69.80 元

第三部

一

赖斯基认为自己并非最新派的人，也就是并非年轻人，但绝非落在后面的人。鉴于刚出现的 quasi^①新思想的曙光，以及那些多少有点出色和敏锐的假设，引得一帮饥渴的青年趋之若鹜，他公开宣称他相信进步，甚至抱怨他那“乌龟爬似的”步子，但他本人并不急于把自己的一切，纳入无足轻重、刚显现的十年范畴里，而轻易摒弃历史遗留下来的和依靠科学所获得的东西，并进而抛弃由自己的生活所养成的坚定看法、考察结果和经验。

他借口自己的年岁，说对他而言，到了等待和谨慎的时候：那些想象力吸引不了他的地方，他耐着性子慢慢走。

他对共同进程、思想发展、胜利、科学感兴趣，但他等待结果，不迈 pas de geants^②，不急于对提出形形色色抽象议论和往往无法进行尝试的新信仰画十字。

他欢迎艺术的大胆步骤，赞扬改变生活但不破坏生活的新启示和新发现，庆祝生活新规则的合乎情理而并非强制性的产生，如同庆祝带着新绿的春天的来临，但他不用毫无结果和徒劳无益的敌视，为消亡的制度和过时的方式送行，他相信它们的历史必然性，相信它们同“春天的新绿”不容置疑的继承性，无论它多么新，多么鲜绿。

① 拉丁文：假装的，虚假的。

② 法语：大步。

为此，他在激烈的争论中向毫不退让的老人营垒，向一意孤行的专横霸道，向大地主们的贪婪成性扔出一颗颗炸弹，同时在社会上寻找人们，信奉和宣扬人道主义，他和善地、故作宽容地同祖母争吵，同时发现在呆板的老规矩下面，隐藏着合理的思想和日常生活的智慧，存在着那些无疑被新生活据为己有的生活方式的种子，但是过去，它只是被错误的形式和老妇人身上的赘疣弄得一团糟。

在韦拉身上发现的思维的大胆，精神的自由，对某种新事物的渴望，起先令他惊异，继而为她那美的双重力量——外表美和内心美而目眩，最后在她否认自己有“智慧”之后，又使他极度惊慌。

“我不是聪明姑娘！”她战栗一下说。

“难以琢磨的姑娘！”他思考一下，判定道。

是的，这不是像玛尔芬卡那样心地朴直、天真无邪的孩子，也不是什么“小姐”。她艰难而尴尬地处在这陈腐的、矫揉造作的生活模式里，那些思维方式、风尚习俗、教育和姑娘出嫁前的一切教养，都早已在那个模式里表现出来。

她感觉到这个模式暗含的虚伪，便将它摆脱而达真实。她身上的许多东西，恰恰是他在娜塔莎，在别洛沃多娃身上徒劳无功地寻求过的：善饮，独特的禀赋，与众不同的智慧和性格，所有这些能力就该造就出一个有独立精神的真正女性，并给自己的和他人的生活，给许多人的生活以方向，命运将她安置在使周围人温暖的位置上。

眼下她尚显幼稚，但具有非凡的力量：只是应该让这一力量得以正确发展和有理智的引导。

他想尽力帮她找到她所寻求的东西，往如此富饶而大有可为的土壤上撒下自己知识、经验和考察的种子：这并非海市蜃楼，而是人性化的功绩，是我们天赋的职责，舍此任何进步都难以想象。

但是，他遇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呢？首先是她疏远他，避而不见，行使自己的权利，躲在自己闺房里，可见……不愿意。同时，她又不满自己的处境，想从那里挣脱开，可见，她需要另一种空气，另一

种养料，另一些人。谁会给她提供新的养料和空气呢？另一些人在何处呢？

按血缘关系，她是亲戚：对她而言，无论偶然或是顺理成章，他都可以并且应该成为这种权威。祖母也曾写信，说他是这种角色。

韦拉聪明，有头脑，但他比她更有经验，并且懂得生活。他可以预先警告她别犯愚蠢错误，教她辨别谎言和真理，他将作为思想家和艺术家来调教她；给这种对自由的渴望提供养料：提供善的思想，真理的思想，如同艺术家那样在她身上唤起向往光明的内心之美！他能推测她的命运，她人生的一课，并且……并且……共同来完成这一课！

这“共同”两字，便是他梦寐以求的！对此愿望，他既无法摆脱，又不可能无私地采取行动：这便是第二大障碍。第三大障碍说实在的是最主要的，虽然还有点模糊不清，还只是一种猜测，但引人注目：这，暂且猜疑是已经有谁赶在他前头去了，她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此人来预测，来“共同”完成人生的一课。

“这多可恶：这比什么都糟糕！”他说，并决定，他甚至不等有关这第三大障碍和“第三者”的猜测得到表白和证实，便该头也不回地跑开，而不必硬与她要好。

那个微不足道的维肯季耶夫使自己受骗上当还情有可原，可是他，经验丰富，坏透了，难道不知所有爱的幻想和眼泪，所有的柔情，都是一丛花儿，花儿底下隐藏着虫豸和粉蝶？……

倘若虫豸和粉蝶没有变成人，也即变成丈夫和妻子，或是变为终身的朋友，这一切的后果可想而知：一切都将消失，不留任何痕迹。

“我的女神并没有想挑选我为情郎，”他叹息道，“自然也就没有变成丈夫和妻子的希望，没有幸福和天长地久的希望！我要战胜她的美貌：她对我反正都一样，无所谓……”

早晨，他总是感到自己精神饱满，对任何斗争充满勇气：早晨给自己带来力量，带来蕴积的全部希望和一整天的想法与打算——一个人将更为努力地去劳动，更有勇气去承受生活的重担。

于是赖斯基忘却对韦拉的思念，一早起，一闪而过的念头，清晨的凉爽空气，家中的会面，新面孔，田野，报纸，新书或是自己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章节，都将他引向不同方向。只是到晚上，白天所经历的一切，开始缩成一个结，有人是自觉地，有人是无意识地对“当前大众所关心的问题”作出总结。

瞧，此刻赖斯基也在检查自己，看日间所积累的思想、愿望、感觉、会面和人物的储备，是否消失。结果，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韦拉。他烦恼地在床上辗转反侧，并且怀着一个想法睡着，又带着同样的想法醒来。

“需要工作。”他决定道，并且由于无“事”可做而扑向“海市蜃楼”：与祖母一起去割草场，燕麦田，在田野上漫步，与玛尔芬卡一起去拜访村子，深入了解农夫们的需求，同样还去散散心——到伏尔加河对岸，去科尔青诺，上维肯季耶夫母亲家，同马克一起去钓鱼，两人又吵了一阵嘴，互相厌烦，再去打猎——其实他是去解闷。

“这就好了：再在自己屋里工作一会儿，对韦拉作出的承诺就算履行了。”他心想，已有三天没见她了。

有人往韦拉房间里给她送咖啡；他有时不在家吃饭，一切进行得不能再好了。

他甚至在镇上某处发现了一个娇好的女子，并且有一回顺路朝她鞠了一躬，她笑了一下，便躲了起来。他得知，她是某个管理员的女儿，他没追问出是什么管理员，因为我们这里的管理员太多。

他只发现这个管理员并不管自己的女儿，因为他随后见到，小姐对别的行人也嫣然微笑。

他用手给了她一个飞吻，得到的回礼是讨人喜欢的行点头礼。他已经两次骑马经过她窗前，并同她搭话，告诉她，她如何美好，他如何钟情于她。

“你撒——谎！”她拖长声音道，“我多么相信您哪！谁都知道，男人全是下流东西。”

“全是吗？”

“当然——男人们全是！到我们这里来的多的是——我可了解他们！别招摇撞骗了！别再纠缠了！”

从这种尝试中得来的小市民的“智慧”，使他乐了好一阵子。

为了取得对自己的胜利，说实话，他竭尽了全力，只是他并没问问自己，在这一热望下隐藏着什么：是诚心诚意打算不去打扰韦拉并且离去，还是投她所好，遭受“牺牲”，当个“豁达大度之人”——他还为此答应祖母同她一起去拜访，甚至还同意在星期天来过命名日吃“大馅饼”的、她城里的客人中露面。

二

星期天，他在塔季扬娜·马尔科夫娜的大客厅里遇见了許多人。那里一切都发出光泽。罩布从包着深红色花缎子的家具上揭去；雅科夫用湿抹布把家族肖像上的眼睛擦干净——于是它们看上去较平日更锐利。地板上过蜡。

雅科夫身穿黑色燕尾服，系白领结，而叶戈尔卡、彼得鲁什卡和刚从村里招来当仆人、还不会笔直站立的斯乔普卡，都穿上不合身的仆役们的旧燕尾服，散发出一股贮藏室的霉味儿。正当晌午，大厅里和客厅里满是啾啾作响的烟草味，混合着某种甜调味品的气味。

别列日科娃本人，身穿绸连衣裙，后脑勺上戴顶包发帽，披着披巾坐在沙发上。她身旁，客人们依次呈半圆形坐在安乐椅上。

上首为尼尔·安德烈耶维奇·特奇科夫，身穿燕尾服，胸佩星形勋章，是个傲慢的老头，两条浓眉连在一起，一张臃肿的大脸盘，下巴深陷在领结里，说话架子十足又充满深意，举手投足一副尊严感。

随后是总谦恭有礼的季特·尼孔内奇，同样身穿燕尾服，一副对祖母视若神明的目光，对众人面含微笑；以及身穿丝绸长袍、腰缠绣

花宽腰带的神甫，局里的高级文官们和卫戍部队的一名上校，此人又矮又胖，脸庞和双目充血，故而别人见到他都会有“此人多可怕”的感觉；接着是两三个城里来的小姐，几个在角落里低声耳语的年轻官吏和几个未成年少女，她们是玛尔芬卡的熟人，怯生生地东张西望，互相紧握着因胆怯而汗津津发红的纤手，并且始终红着脸。

最后，是位离城很近、带着三个少年儿郎来城里拜客的地主。三个儿子——父亲的骄傲和幸福——就像大种犬未满周岁的狗崽，爪子和脑袋已经长成，而身子还未成形，双耳在前额上晃荡，小尾巴还没长得拖地，它们白白地到处乱滚，自己也无法制服那长长的、不合身且极难看的爪子；它们分不清自己人和外人，朝自己的亲爸乱吠，还打算吃掉扔掉的纤维团或亲兄弟的耳朵，倘若落到它们的嘴里的话。

父亲将这几个十四岁的孩子一起介绍给众人，又逐一介绍给每个客人，因自己未来的希望而显得呆头呆脑。他向大伙叙述有关他们出生和受教育的详情细节，谁有什么样能力，关于他们的机敏、恶作剧，并请大家考核他们，同他们说说话语。

他们作为小男孩被安排在僻静角落里，于是他们带着少年的蠢相，半张着嘴望着大家，犹如黄嘴小乌鸦，蹲在巢里，不停地张开嘴等待喂食。

他们的两条腿在桌底下容不下，而伸直了则可以够到屋子中央，彼此绊在一起又妨碍行走。曾吩咐他们要举止持重，说话轻声细语，可是从十四岁毛孩子肚子里发出来的并非细声细语声，而是响起雷鸣般的男低音；父亲叮嘱他们坐要有规有矩，两只小手紧贴肚子上，可是在这两只还很细嫩的“小手”上，已经长出一对巨大而棱角分明的拳头。

可怜的孩子不知往哪儿待，如何收缩身子，急得面红耳赤，气喘吁吁，汗流满面，直至塔季扬娜·马尔科夫娜部分是出于怜悯之心，部分是因为他们在屋子里太挤，憋气，并且“散发出一股鲟鱼味”，于是便悄声对玛尔芬卡说，让他们上果园，在那里等着叫他们吃早饭。

到了果园，他们感到随便多了，便开始跑啊，跳啊，只见灌木丛的树枝四散长舞。

赖斯基在众人之后走进客厅，那时大家已经吃过大馅饼，开始尝某种肉汁。他觉得自己处于某种境地，好似一个外地演员头一次出现在省城舞台上，在此之前那里充塞着各种议论和传闻。蓦地大家全不作声了，停止咀嚼，将注意力全集中到他身上。

“我的侄孙，我已故侄女索涅奇卡的儿子！”塔季扬娜·马尔科夫娜介绍道，虽说大家全都清楚他是谁。

有人欠欠身子致意，尼尔·安德烈伊奇宽厚地望着他，等待他走到自己身边，女士们装腔作势，开始哆嗦起来，迅速瞥一眼镜子。

年轻的小官吏站在角落里用早餐，手端盘子，把重心换到另一只脚上；少女们脸红得厉害，大难临头似的互相紧握着手；安安静静地等待饭食的十四岁毛孩子们，突然间将自己早熟的双腿伸开，从墙边直至窗前，又哗啦一下飞快地缩了回去，并把手中的便帽丢掉。

赖斯基向大伙儿微微鞠躬后，便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紧挨祖母身旁。全体活动起来。

“嗨，啪的一声就坐下了！”一个年轻小官吏对他人说，“而大人阁下正望着他呢……”

“那是尼尔·安德烈伊奇，”祖母说，“早就想见见你……他——得叫他阁下，别忘了。”她悄声道。

“这位太太：多可爱的牙齿和丰满的乳房，她是谁？”赖斯基轻声问祖母。

“真害臊，真害臊，鲍里斯·帕夫雷奇：我都脸红！”她悄声道。“瞧，尼尔·安德烈伊奇，”她说，“鲍留什卡早就想向您做自我介绍……”

赖斯基张开嘴想反驳，但塔季扬娜·马尔科夫娜踩了他一脚。

“怎么不赏光来拜访一下老人啊：善良的人们我喜欢！”尼尔·安德烈伊奇温厚地道，“是啊，同我们在一起很无聊，如今我们不讨人喜欢：是这样吗？您可是属于新派人？说说真话。”

“我不把人们分什么新派老派。”赖斯基说，动手吃大馅儿饼。

“你等等再吃，同他说会儿话，”祖母小声道，“来得及！”

“我边吃边谈。”赖斯基出声答道。祖母很难为情，生气地扭过肩。

“别打扰他，亲爱的，”尼尔·安德烈伊奇说，“祝你健康，年轻人！那么你是如何理解和对待人们的呢，老兄？”他问赖斯基，“这很有趣！”

“我是看他们对我所作所为的印象，采取相应的方法！”

“值得称赞！我喜欢实话！那么比如您怎么理解我？”

“我怕您。”

尼尔·安德烈伊奇满意地笑起来。

“您说说，怕什么？我允许直言不讳！”他说。

“我怕什么？您瞧……”

“叫‘大人’。”祖母提醒道，但赖斯基没听。

“听说您对谁都训斥：有人没去做日祷，您就将他的头擦满肥皂，奶奶说的……”

塔季扬娜·马尔科夫娜怎么也不记得。她甚至摘下包发帽，将它放在身旁：突然觉得十分燥热。

“得啦，得啦，鲍里斯·帕夫雷奇，落到我头上！……”她制止道。

“别打扰，别打扰，亲爱的！谢天谢地，您提到我：我喜欢人家对我说实话！”尼尔·安德烈伊奇干预道。

但祖母已经不知所措：她很不高兴，后悔请客人们来。

“不错，我训斥人：你记得吗？”他说，朝门那边望了一眼，小官吏们在那里聚集起来。

“是这样的，大人！”一个小官吏急忙答道，一只脚往前伸，双手放在背后，“有一天我就被训过……”

“为什么事？”

“我穿得花里胡哨……”

“是的，星期天你做完日祷光临舍下：为此我得谢谢——甚至很

表感激！可你不穿燕尾服，却穿了件常礼服……”

“是否我身上穿的那样？”赖斯基问。

“是的，差不多：方格子裤子，条纹西装背心——真见鬼！”

“那么我训过你吗？”他又问另一位。

“我有罪，大人。”此人道，谦恭地垂下头，用手抚摸着。

“因为什么？”

“当时是因为我爸……”

“是啊，他居然责骂父亲：老人有弱点——贪杯。他使老人，一个父亲，感到惭愧，还抢走他的钱！所以我训斥了他。好吧，您问问他们：他们对我感谢不尽呢！”

小官吏们在这番赞扬下，高兴得直倒脚，用舌头舔嘴唇。

“我问你们：有好处还是坏处！你听听：‘所有老东西全不好，越老越糊涂，该让他们滚蛋！’”特奇科夫继续道，“听其自然，他们便会……打算将所有人统统活埋了，而他们便将坐到我们的位子上——瞧，这一切目的何在！正如法语里有句俗语是怎么说的，娜塔里娅·伊万诺夫娜？”他问一位太太。

“Ote-toi de la pour que je m y mette...”^① 她说。

“不错，他们就是想这么做的，这些穿短小衣服的聪明人！而这种衣服法语是怎么说的，娜塔里娅·伊万诺夫娜？”他问，又朝向那位太太，并且朝赖斯基的单排扣短外衣瞥了一眼。

“我不知道！”她故作谦虚道。

“噢，你知道的，亲爱的！”尼尔·安德烈伊奇用手指威吓着狡黠道，“只是在众人面前不好意思说罢了。对此我十分赞赏！”

“那么请看：我在年轻人身上只发现这样的麻利劲儿，”他转向赖斯基继续道，“说什么‘本人脑瓜子灵，任何人我也不想了解’，因此我才要训斥，再训斥，请您别见怪！”

① 法语：从这里滚开，我将占据你的位子。

“的确，所有的新玩意儿都没什么好处，”地主说，“即使是匈牙利人和波兰人的暴动^①：这因为什么？全是因为这些新规矩！”

“您这么以为？”赖斯基问。

“是啊，我就这么想：我倒是想知道您的意见……”地主说，坐得离赖斯基靠近些，“我们一辈子待在乡下，什么也不知道，因此能听听有学问人的高见不胜荣幸……”

赖斯基嘲讽地欠了欠身子。

“要不就是读读报纸，比如昨天我就读到瑞典国王访问克里斯蒂安尼亚城^②，你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原因？”

“这您也有兴趣知道？”

“为何写这条消息，倘若国王没有特殊原因访问克里斯蒂安尼亚的话。”

“那么有无大火灾：这没报道吗？”赖斯基问。

地主伊万·彼得罗维奇瞪大双眼。

“没有，没写关于大火的消息，而只是说‘陛下莅临民众集会’。”

季特·尼孔内奇与厅里的一位高级文官互使眼色，冷冷一笑。此
后便默不作声。

“我还有一事想请教，”那位来客开始道，“如今法国是拿破仑^③当政……”

“那又怎么啦？”

“要知道他是强行上台的……”

“怎么强行：人家选举的……”

“这算什么选举！说是派遣士兵强迫，收买……得了吧，这算什么选举：荒唐透顶！”

① 指 1848—1849 年的匈牙利革命和 1846—1848 年的波兰解放运动。

② 即奥斯陆 1624—1924 年的旧称。

③ 拿破仑三世（1808—1873），1851 年 12 月 2 日发动政变，翌年 1 月通过新宪法，授以总统独裁大权。12 月 2 日恢复帝制，自称皇帝。

“倘若部分强行，那又拿他怎么样？”赖斯基好奇地问道，对这位乡下政治家有了兴趣。

“这可怎么忍受得了，不武装起来反对他？”

“你试试！”尼尔·安德烈伊奇打断道，“喂：怎么样？”

“从所有国家集中军队，开进去，像对付已故的波拿巴那样……当时有个神圣同盟^①……”

“您最好提出一个运动纲要，”赖斯基说，“也许能采纳……”

“我哪能啊？”客人谦虚地反对道，“我只是出于好奇……瞧，眼下我还想问您……”他对着赖斯基继续道。

“为何问我？”

“您住在京城，消息灵通，可以说是……不像我们，乡下人……我想问：现在土耳其人自古以来压迫基督徒，焚毁，割啊，女人的那个……”

“喏，留神，伊万·彼得罗维奇，你谈到了什么……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脸都红了……”尼尔·安德烈伊奇干涉道。

“您说什么哪，大人……我干吗脸红？我都没听见他说些什么……”一个太太机敏道，扭扭捏捏地理了理披巾。

“滑头！”尼尔·安德烈伊奇说，用指头威胁她，“怎么样，神甫，”他转身向神甫道，“她没在向您做忏悔时抱怨过丈夫，说他……”

“哎哟，哪能啊，大人！”太太急忙打断道。

“是啊，正是如此！好吧，伊万·彼得罗维奇：土耳其人在那里是如何压迫妇女的？有关此事你读到过什么？你看，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很想了解。不过小心，你可别上土耳其去啊，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

伊万·彼得罗维奇急切地等待尼尔·安德烈伊奇结束讲话，并重

^① 拿破仑帝国瓦解后欧洲各国君主于1815年组成的反动同盟，旨在镇压欧洲解放运动。

新向赖斯基固执地提出问题。

“因此我想问您：为何不去制止土耳其人？……”

“妇女们很袒护他们！”尼尔·安德烈伊奇宽厚地开玩笑道，“她就是头一个……”

他指了指那位夫人。

“嗨，塔季扬娜·马尔科夫娜……这位大人今天怎么心情那么好啊？……”

她装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我就是想问您，为何大家都不起来反抗土耳其人，”伊万·彼得罗维奇跟赖斯基纠缠不休，“并且不去解救属于上帝的灵柩？”

“坦白对您说，我很少考虑这问题，”赖斯基说，“但现在我会给予特别关注，如果您把想法告诉我，那么我准备千方百计协助您去解决东方问题……”

“请允许问一句话，”客人赶忙表示异议，“您说‘东方问题’，并且报纸上也连续不断提到东方问题：这个东方问题究竟是什么？”

“瞧，您现在说的有关土耳其人的问题便是啊！”

“是这样……”他若有所思道，“毫无任何问题！”

“如今什么都是‘问题’！”红光满面的上校嘎哑着嗓子插嘴道，“我收到我们团的副官从彼得堡寄来的信，他写道，如今人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体制改革……”

大伙不再说话。

“或是，譬如说伊朗吧！”伊万·彼得罗维奇沉默一会儿，又重新振奋精神开始道，“报上说那是个穷国，没什么吃的，除了土豆，那玩意儿并不适合经常当饭吃……^①”

“嗯，那又怎么样？”

“伊朗是英国籍，可是英国是富国：像英国那样富的地主，哪儿

^① 此处指发生于1845—1847年间伊朗的大饥荒，粮食颗粒无收，连土豆也歉收。

也没有。现如今他们为何不拿点哪怕一半的粮食、牲口给伊朗？”

“老兄，这是干什么，你宣传造反吗？”尼尔·安德烈伊奇突然道。

“什么造反，大人……我只是出于好奇嘛。”

“是吗，如果在维亚特卡或是佩尔米亚闹饥荒，让你无代价拿出一半粮食送那儿去呢？……”

“这怎么可能！我们——完全是另一码事……”

“是吗，那农夫们听到你这番话会怎么样？”尼尔·安德烈伊奇步步进逼，“啊？那时怎么办？”

“嘿，可千万别！”地主说。

“没有的事！”塔季扬娜·马尔科夫娜道。

“眼下他们还什么也没遇到，可都竖起耳朵听着哩！”尼尔·安德烈伊奇继续道。

“为什么？”别列日科娃惊恐地问。

“那不是，他们有时就谈论起自由。省长曾接到过报告，说是马梅舍夫村不安定……”

“可千万别！”地主和塔季扬娜·马尔科夫娜又说。

“大人说的是实话，是实话！”地主说，“只要一放纵，只要一给他们自由，他们便上小酒馆，弹巴拉莱卡琴：喝得大醉，从你身旁大摇大摆过去，也不再脱帽鞠躬了！”

“祸害倒并非从农夫开始的，”尼尔·安德烈伊奇说，斜眼朝赖斯基瞟了一眼，“它后来才像流行病那样到处蔓延。开始是年轻人不再去做彻夜祈祷，说什么‘太无聊’；然后发现按上司规定过假日也是多余，说这是‘奴隶制度’；再后来穿着有伤大雅的衣服做礼拜，还把胡子留得长长的（他又斜眼瞟了赖斯基一眼），再以后，再以后，便更其放纵，他会向你偷偷报告，说天上没有上帝，没有谁可祈祷的了！……”

大厅里发生了一种共同变化。

“是的，是的，一点不错。邻居家就有这样一名教师，让您大吃

一惊的是，他还是位神甫，来自宗教学校！”地主面对着神甫说，“起先一切都很安静，对大孩子们说悄悄话，细声细气的，谁知道他在说什么，只是有一天，一个小女孩，他们的妹妹对母亲说：‘有人说没有上帝，尼基塔·谢尔盖伊奇从别人那里听说的。’对他进行讯问：‘怎么会没有上帝：怎么会这样？’父亲去找高级僧侣：于是将整个宗教学校逐个查看了一遍……”

“是的，我记得，”神甫道，“找到了一些禁书。”

“嘿，您瞧！”

“请问，”伊万·彼得罗维奇又面朝赖斯基，“人们总是骚动不安，这是为什么？^①”

“什么人？”

“哦，就是那些印第安人：这可全是些坏蛋，不是基督徒，是败类，光着身子行走，一帮酒鬼，据说那国家很富庶，菠萝长得像黄瓜……他们还想要什么？”

赖斯基不吭声。他陷入忧郁中。

“多么可憎的毛病，这斯拉夫人的美德，殷勤好客！”他思忖，“奶奶家里，你什么样的酒囊饭袋遇不上啊！”

其他人都缄默不语，吃过饱饱的一顿早餐都懒得说话。伊万·彼得罗维奇替大伙说。

“瞧，如今我们从中国人那里夺取了阿穆尔^②，那也是个很富饶的国家，我们将会有自己的茶叶，不用花钱去买，多有好处，多叫人高兴……”他又开始自己的那套。

“嗨，伊万·彼得罗维奇老兄：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特奇科夫说。

① 19世纪中叶，在印度（此处作品中的地主，将印度人 индийцы 和印第安人 индейцы 搞混了）发生了多起大规模反对不列颠殖民统治的起义。（见俄文原著第494页编者注）

② 即我国的黑龙江。